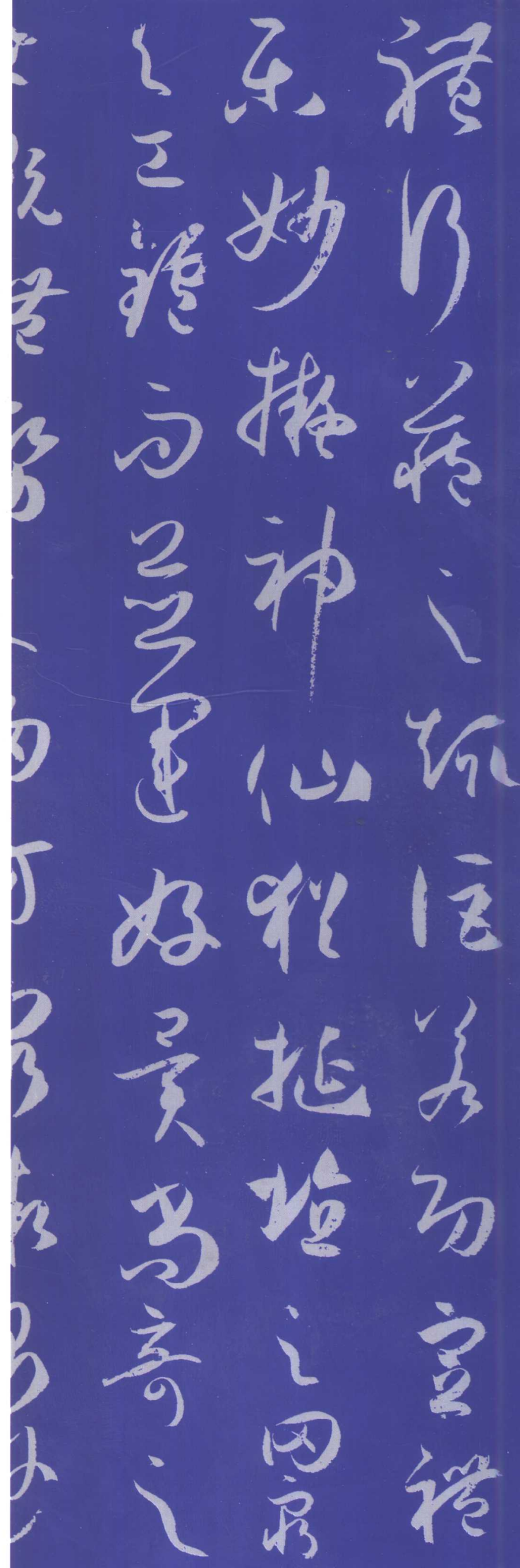


书 谱

原色印刷·中国法书精萃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法书精萃

书谱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谱 / 许洪流编. -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1 (2002.4重印)

(中国法书精萃)

ISBN 7-5340-1318-6

I . 书 ... II . 许 ... III . 草书 - 法书 - 中国 - 唐
代 IV . J29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812 号

书 谱

中国法书精萃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制作

杭州长命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2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4.75

印数: 3,001-6,000

ISBN 7-5340-1318-6/J·1141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孙过庭与《书谱》

戴家妙

孙过庭，字虔礼，浙江富阳人。一说作孙虔礼，字过庭。河南陈留人。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唐太宗贞观时代（627—649）；卒于武则天时代垂拱三年（687）年稍后。

唐代著名书家如颜真卿、李邕、徐浩等，史书都记载着他们的生平事迹。惟独孙过庭，新旧《唐书》无传，这是颇令人感到意外的。陈子昂曾为孙过庭死后而作二文：《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与《祭率府孙录事文》，其他有关孙氏的文字资料则不易看到。陈子昂在《祭文》中提到“君之逸翰，旷代同仙。岂图此妙未极，中道而息，怀众宝而未摅，永幽泉而掩魄”。对孙氏书法做了一番誉美，但陈子昂的话能否代表同时代所有人的心声呢，依我看，不见得如此，包括陈氏本人，也未必真正理解孙过庭的书法高度。唐代论书之作很多，但均未对孙氏书法作出正面评价。窦泉《述书赋》云：“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如见疑于冰冷，甘没齿于夏虫。”诋毁之意，跃然纸上。稍后于孙过庭的张怀瓘在其洋洋大作《书断》中，提到孙过庭“尝作《运笔论》”。《运笔论》或就是《书谱》。张怀瓘还将孙过庭列在“能品一百七人之隶书二十三之一”，并做以下评价：“孙虔礼字过庭，陈留人。官至率府录事参军。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峻拔刚断，尚异好奇，然所谓少功用，有天材。真行之书，亚于草矣。尝作《运笔论》，亦得书之旨趣也。与王秘监相差，王则过于迟缓，此公伤于急速，使二子宽猛相济，是为合矣。虽管夷吾失于奢，晏平仲失于俭，终为贤大夫也。过庭隶、行、草入能。”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好几个破绽：一是把孙氏列为隶书能品，与文中提及“亚于草矣”不合，莫非孙过庭还有其他精到的真书之作，但后者均未记载。宋代《宣和书谱》倒是记载着孙氏小字《千字文》，亦此一例。二是“草书宪章‘二王’”与“尚异好奇”，是自相矛盾的。众所周知，唐代对“二王”书法的认识是一致的，无不顶礼膜拜，尤其在唐太宗李世民之后。三是“工于用笔”与“所谓少功用，

有天材”，前后不一致。从窦泉与张怀瓘二人的评价中，可知孙过庭的书法在当时是不被人看重的。窦氏与张氏的书法水平如何，目前不得而知。但他们作以上评价，是有欠客观的。

孙过庭草书宪章“二王”，并有如此卓越的成就。为何唐代不给他留有一个空间？从目前流传下来的各种阁帖中也很少见除《书谱》外的其他拓本。联想起他的籍贯与生平至今仍未定说，依稀可见孙过庭孤独悲惨的身影。陈子昂在其二文中，均未提及。甚至连他的名字亦有出入，这种现象在唐代书家中是不多见的。暂且搁置孙过庭是富阳人还是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南）人，是名为过庭还是名为虔礼不管，我们把视点集中在书法家在这一名称上。唐代以及历代著名书家，大都官职显赫。史传之所以能留下他们的资料，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行为。唐代重书法之风很盛，却未能给孙过庭留下传记。据我推测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孙氏官职太低，仅为率府录事；二是孙氏平生颠沛流离，没有固定的行踪；三是大家对孙氏书艺不以为然，唐代书法很盛，但以实用为主，传世之作以楷书居多。孙过庭不善楷书，故未被人列为“神、妙之品”。四是孙氏生活的年代是武后执政的时代，武后时代多佛事，而轻艺文，尤其对书法的重视不及初唐时期；五是孙过庭书论“扬羲抑献”，依傍唐太宗李世民的说话，如果处在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的时代，他必是大家无疑，或许还会留下孙过庭摹《兰亭序》的杰作。但到了武后时代，书法界似乎暗流着一股反“二王”或者反唐太宗的势力。虽无资料可以证实，但从其他文艺资料中可以觉出武后时代“尚异好奇”之风盖过“正统”之学。很自然，孙氏一手正宗的“二王”书风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潮流所淹没了。

对孙过庭与《书谱》的重新认识，是宋代以后。宋高宗尝谓“此谱妙备草法”；由宋而入元的周密在《云烟过眼录》中载：“焦达卿敏中所藏孙过庭《书谱》真迹上下全。徽宗渗金御题，有政和、宣和印。”目前所见孙过庭《书谱》墨

迹前有“唐孙过庭书谱序”七字，即是宋徽宗所书。可见宋代对他的书法的认可程度。联系书法史上几个兴盛时期均与当时的帝王喜好有关，他们都崇尚正流之学，对推动“二王”书风的影响，有着很直接的作用。南宋姜夔作《续书谱》，意在继承孙过庭的《书谱》，或是看到《书谱》仅存的序文，没有正文，特为续篇。但他的观点与宋高宗《翰墨志》的提倡有很大关系。因此《书谱》能在宋代盛行，与宋高宗赵构有很大的关系。但《书谱》未能在元、明两代引起重视，这又是一个谜，大概是一些收藏家束之高阁、秘不示人的原因吧。

正如孙过庭与《书谱》在唐代的命运一样，《书谱》一文理论观点以及书艺之高也一直未被人重视，受人冷落。《宣和书谱》中称孙过庭的草书“尤妙于用笔，隼拔刚断，出于天才，非功用积习所致。善临摹，往往真贋不能辨。文皇尝谓：‘过庭小字书乱羲、献。’盖其似真可知也”。这显然是沿袭了张怀瓘的评价。如前所述，唐代对孙氏书法的评价是最低的。孙过庭留传下来的《书谱》墨迹一本，足以说明一切。

一向高傲自负的米芾在《书史》中称：“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联系米芾对唐代其他书家的评论，可见他对孙过庭《书谱》是认可的。这当然与他认为“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的观点有关。米芾认为“张颠（癫）俗子，变乱大法”，很显然，孙氏是得古法的，有“二王”风采。而孙氏在《书谱》所自负的正是这一点。清代大收藏家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继承米芾的看法并评而释之：“唐初诸人无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独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孙承泽的评论是客观的，唐代书家中对王羲之书法继承程度上，虞世南是数一数二的。但虞世南更多是继承王羲之书风中的蕴藉风神，对形体的追模显然不及孙过庭。孙过庭的自负正是建立在这种“形神兼备”的基础上的，张怀瓘未能看到这点，只称“亦得书之旨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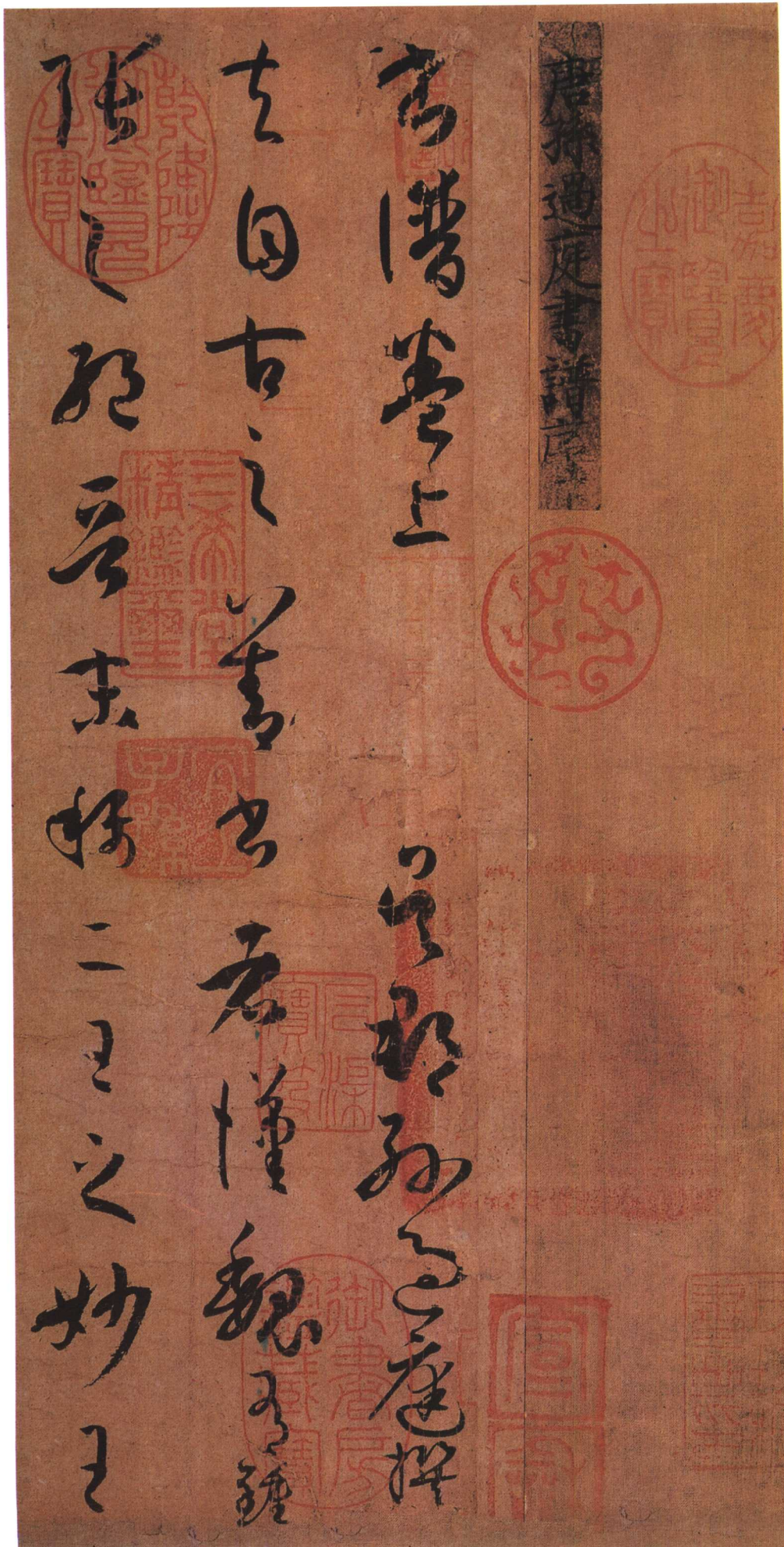
那么，孙过庭《书谱》中的最重要观点是什么呢？抑献扬羲，崇质弃妍，好古修本，合乎自然，达其性情，形其哀是贯穿序文前后的脉络。孙过庭先是借评者之语说出“今不逮古，古质而

今妍”，继而云：“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醜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由此而引发他对王献之的批评，称“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毋庸置疑，唐初李世民提倡王羲之的书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李世民深刻地看到王门书风自王羲之之后日渐颓废、变乱古法的情况，而唐初又如好像有股势力非常推崇《万岁通天帖》之流的书法，所以李世民站出来以帝王之尊纠正时风，可以想像从唐太宗到武后时代，书坛一直有着扬羲贬献的交替斗争。孙过庭有感于时风而发扬羲抑献之论，他说：“而东晋人士，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复闻疑称疑，得未行末。古今阻绝，无所质问。设有所会，缄秘已深。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很显然，孙氏的观点在当时是“掉臂独行”的。他著《书谱》的用意是“庶欲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除繁去滥，睹迹明心者焉”。若非有感于时俗，则不会说出如此自负的话来的，是“今古不同，妍质悬隔”，促使他撰千言《书谱》，流传于世。《书谱》中花了很大笔墨对“龙蛇云露”、“龟鹤花英”之类的书法做了抨击，目的即在于告诫后来者不要任笔为体，“心错拟效之方，手违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

检《书谱》一文见“不藉编录”、“无取”、“略”、“非训非经，宜从弃择”、“非所评”、“断可明焉”、“尤宜慎诸”、“不亦谬哉”等语句，愤激之情，孤傲之态，一目了然。孙过庭对自己的立场丝毫没有怀疑的态度，他说：“尝有好事，就吾求习。吾乃粗举纲要，随而授之，无不心悟手从，言忘意得。纵未窥于众术，断可极于所诣矣”，“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庶使一家后进，奉以规模；四海知音，或存观省。缄秘之旨，余无取焉”。事实也是如此，孙过庭以他率直的语言表达了对时风的不满，并身体力行地进行抵抗。

可惜天才英年早逝。孙过庭与《书谱》“离析孤零”的遭遇也大体可以从这里可以感受到。诚如陈子昂所感慨言之：“将其老而有述，死且不朽。”

书谱卷上 吴郡孙过庭撰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



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

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

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抚以兼通。故无
慙（即惭）于即事。评

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

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
騁沿革物理常然貴能
與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
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
三變馳騁沿革物理常然貴
能

古不兼時今不同契正得又與
斯、然復與子何必勿既言於
定也又與玉執於權於去定與
云子而之不及也少
之不及難信之去以為得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

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百（通『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

王羲之曰。未得之。如东也。且元
常。专工于隶书。百英尤精于
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
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
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

如西其米豆何安素善尺牘
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
必存錄安亦類及之
子敬嘗作佳書必存錄
安亦類及之
子敬嘗作佳書必存錄
安亦類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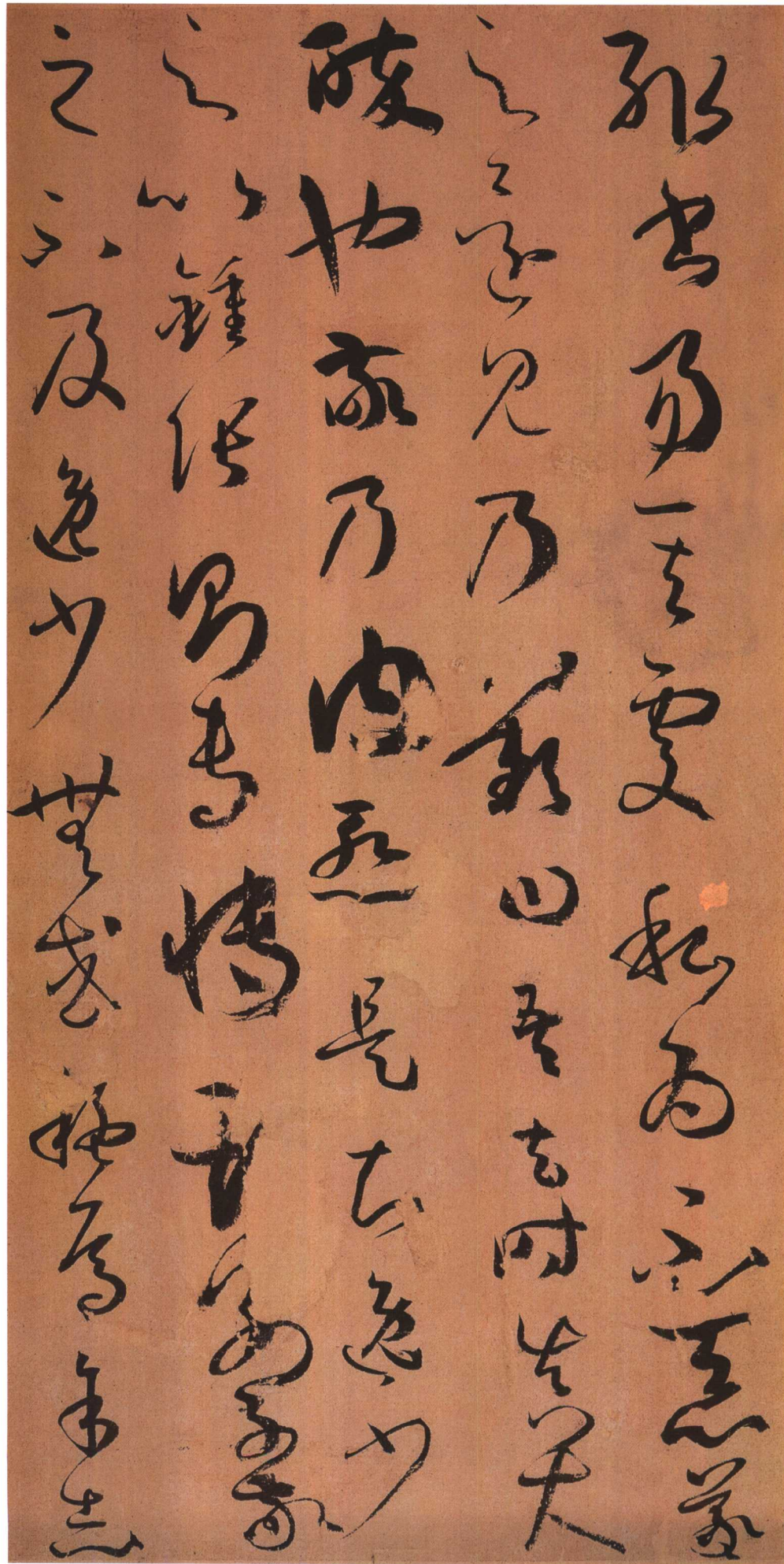
始。匪无乖互。谢安素善尺牘（通『牒』）。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

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杨（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通『毫』）翰。绍右

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
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
自称胜父不亦过乎
且立身杨（扬）名
事资尊显
胜母之里
曾参不入
以子敬之豪（通『毫』）翰
绍右

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后義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

輒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慙（即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余志



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猷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

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猷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

鸿飞兽骇之姿（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

